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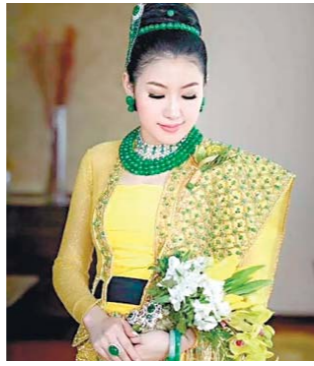
# 大众周末

新闻关注



网红不好当！  
熊猫“香香”要加班

距离熊猫“香香”在日本上野动物园首次亮相已近1个月，但小家伙的热度依旧涨涨涨！今年2月起，“香香”的“工作时间”将延长至7小时，参观人数将从每天2000人增至9500人。



缅甸土豪嫁女  
全身翡翠价值5亿

近日，缅甸仰光一场“土豪婚礼”震惊了该国民众。新娘的父亲是缅甸著名珠宝富商，于是婚礼上新娘从头到脚缀满翡翠。总价值大约是5亿元人民币。



英国举办蝴蝶展  
美女“招蜂引蝶”

英国伦敦西郊萨里郡威斯利花园内模特Jessie的身上停着许多美丽的蝴蝶。据了解，今年，威斯利花园的蝴蝶展将迎来超过50种充满异域风情的蝴蝶，这些蝴蝶在威斯利花园翩翩起舞，游客将有机会与其互动。



小萝莉美似真人洋娃娃  
爸爸辞职做贴身保镖

伊朗小女孩Mahdis Mohammadi，宛如真人洋娃娃，这让年仅8岁的她爆红，她经常在路上收到粉丝的送礼献花搭讪。爸爸因此辞职改当她的贴身保镖，每天亲自接送她上下学。

周末人物 中国新闻名专栏

如何让插花融入现代人的办公室？徐文治说：“很多人每天待的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办公室，但是我们往往是匆匆忙忙干完活就走了，没有好好享受在办公室的八小时。如何用插花把你每天都要面对的这个空间打造得更好，富有情调，是我们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。”

## 徐文治：瓶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切片

□ 本报记者 陈巨慧 实习生 谢青薇



能是被淘汰的花。而中国传统瓶花找根枯枝随便一插，三个月以后可能突然长出叶子来了，在这样的冬天里绿油油地发出芽来了，这对你的触动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这是一束大棚里养的花不能带给你的。”

中国传统的插花讲究枝材，以木本花材来插花，春天的桃、李、杏、丁香、柳枝、雪柳、连翘、迎春、龙柳、枣、玉兰、女贞，秋天带果的海棠、山归来、小檗、虎刺、珍珠梅等等，这些木本花材在瓶中线条美、变化多，可得来却并不容易。市场上没有卖的，去小区里剪一枝还要背负道德的谴责。“但是在我们的社区里、公园里，园林工人会剪下一大堆枝子，还要花好多钱去处理这些垃圾，我们想用枝子插花却没有枝子。所以我在想，我们能不能建议工人把我们需要的枝子剪下来，经过处理后运到市场上，这才是节约型经济。你现在收到一束康乃馨，配了两枝百合、月季，下个月再换也还是这些花。广州的桃花现在开了，你得到了一枝桃花，往瓶子里一插，下一周苏州的梅花开了，你收到了一束梅花，你是什么心情呢？你的心情要惊喜得多吧？这是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，值得去探讨。”

致力于传统生活美学研究的徐文治，乐于接受新事物。2016年，他在微信里办起了“瓶花艺术之岁时节序”课程，跨越时间与地域的限制，让一群趣味相投的人凑在一起切磋，随时随地学习传统瓶花艺术。如今，徐文治微信群中的学生已有300多人，而关注他的微信号，对瓶花艺术感兴趣的已有几千人，徐文治也乐于将自己的作品、心得实时分享。“我是一个现代人，爱慕传统文化，向往传统文化，所以去研究传统文化，并把这种传统文化拿过来古为今用。但唐代的花、宋代的花、明代的瓶花，都不适合当下，我们插的就是当下的花，我们只不过是和古人的精神、审美去结合，和文化的传统对接上。”

责任编辑 郭爱凤

1月12日，寒冽的北京迎来暖阳。曾是鸿儒雅士聚集地的北总布胡同，见证了数百年的时代更替与历史变迁后，与车水马龙渐远，安谧中伴着几分落寞。恭王府传统中式生活研究所副主任、布里艺术文化中心创始人徐文治的工作室，就隐于这条老胡同之中。

清雅古朴的房间里，一身布衣的徐文治正在侍花。几枝树条，三两小花，看似信手侍弄，却神韵古淡，画境如诗。

追溯瓶花前世今生

提到插花，大多数人首先会想到日式插花，如果是插花爱好者，或许还能说出池坊、草月、小原等日本花道。其实，很多人不了解的是，中国传统插花源远流长，自宋代到现在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。徐文治在他的新书《瓶花之美》中正本源，梳理了中国传统插花起源、发展和演变的过程。他更愿意将其称为“瓶花”，而非“插花”，事实上，中国传统插花自宋代以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都叫“瓶花”，“瓶花”的概念其实比插花、花艺、花道涵盖的范围更广，离中国传统文化也更近。

“村居何所乐，我爱读书堂。阶草侵窗润，瓶花落砚香。”现在能找到关于瓶花记载最早的资料，是北宋俞敏的这首《中山别墅》。在宋代史料中，能找到40多首提到瓶花的诗词。到南宋时，“虽小家无花瓶者，用小坛也插一瓶花供养，盖乡土风俗如此”，插瓶花已蔚然成风。明代，“瓶花”理论发展到巅峰，出现了三篇重要的“瓶花”理论著作：高濂的《瓶花三说》、张谦德的《瓶花谱》和袁宏道的《瓶史》。新中国成立前，程世抚先生写的小册子《瓶花艺术》中，所有关于瓶花的概念还是沿着唐宋元明清历代传下来的。但到上世纪60年代，“瓶花”在大家看到的出版物中就变成了日式插花，日式插花在我国逐渐发展起来。改革开放后，好多老先生恢复中国传统插花时，接触的其实是民国人的日式插花。

因此，徐文治觉得有必要为中国插花正名。他说：“研究中国传统插花首先要回到典籍里研究。尽管现在好多人在标榜中国传统插花，但是中国传统插花到底是什么，插花界还是没有搞清楚。”就像现在很多人吹捧说，宋代文人提倡“焚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”四般闲事，但回到典籍中，会发现“四般闲事”在宋代是成熟的雇佣服务，和文人并没有关系。所以，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，徐文治举例说，好多人看了《瓶史》来讨论中国插花，却根本不了解袁宏道写这部作品的原因。其实袁宏道在写《瓶史》前后，他的思想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，他从禅宗的看话禅、狂禅转向了净土宗，原来光谈悟，现在他觉得同时还要修持、要持戒，因此《瓶史》一开篇就写道：“夫幽人韵士，摒绝色声，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竹。”所以插花其实是他持戒修行行的一个替代品，了解了这个背景，才会真正理解《瓶史》的内容。“我觉得学问要扎实，要有根基，还要有门径。”这是徐文治的态度。

恭王府中窥瓶花

25年前，因爱慕老舍先生《济南的冬天》里的情致，徐文治从山西来到山东，就读于山东大学中文系，开启了“自是刻苦砥砺，日夜孜孜”的读书求学之路。毕业后，他在济南从事图书编辑出版工作。

2002年迁居北京，徐文治一头扎进了艺术圈。“跨界”营生的他，对书画艺术知之甚少，读书成为他迅速打破行业壁垒的有效途径，民国以来出版的历代书画艺术图籍宝绘，迅速摆满了他的书架。此后他担任《画廊》杂志副主编、《新美域》杂志主编，对书画精研细究，特别是对萧萧中、陈师曾、溥心畲、赵朴初等近代艺术大师，有颇多研究心得，诉诸论述。“得读归来且读书”，为他所躬行。

2013年，徐文治在北总布胡同，创建了布里艺术文化中心，后担任恭王府传统中式生活研究所副主任。他倾心于空间艺术规划，殚力于艺术展陈，从传统瓶花入手，在恭王府诸多



徐文治在工作室接受本报记者的采访。

陈巨慧/摄影

展览和布置中实践他的艺术理念，得到了观者的首肯和追捧。

说到与瓶花的结缘，徐文治说：“我生在晋中南太行山中，山土贫瘠，土人耘田为生，靠天吃饭，居处少有花木，荒郊草卉多不知名。印象中最热闹的是邻家墙外一株秋桃。阳春天气，花叶齐发，蜜蜂营逐，树下系一头犍牛，粪土中春之气息久久留在记忆里。后来因缘际会，编辑美术杂志《画廊》《新美域》多年，大量接触中国传统绘画，最喜欢的依然是花叶齐发的桃花，常令我忆起乡间阳春情景。这大概是我与花最贴近的因缘。”徐文治说，他因整理赵朴初先生的书迹，读先生所做茶诗数百首，喜欢他早年“冷意初凝借茗浇”的诗意，于是发愿整理他的咏茶诗，稍稍涉猎于茶事，也由此开始接触插花。

“那几年我接触作品最多的画家就是溥心畲。他上世纪60年代去世，他的夫人前两年刚去世。之前每年他夫人都会回北京来，他的作品我出版过好多，杂志出过四五期，也做过几次展览，经手了好多东西，所以对溥心畲的研究了解比较多。溥心畲的作品里有很多关于插花的作品，有些画面的直接就是瓶花，我就问老太太，这是怎么画的？为什么喜欢画瓶花？老太太就给我讲溥先生怎么插花，有时候还给我指导一下。我经常买花回去插，阳台上种了好多花草，老太太给我讲过一些她接触过的王府插花。”

溥心畲是恭亲王奕訢的孙子，恭王府可以说就是溥心畲的宅子。他在恭王府住到1937年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搬离。

“一座恭王府，半部清代史。”恭王府历经了清王朝由鼎盛而至衰亡的历史进程，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。“大家一说王府就说那是王爷住的地方，但是我觉觉得抛开身份来看，王爷的生活代表着中国传统文人更高级别的生活趣味、生活格调和生活范式。”

在徐文治看来，王府和皇宫既有联系，又有区别，虽然王爷是皇子，但比起皇宫，王府中正统的、仪式感的東西要少得多。“王爷接触文人的东西更多，他生活在民间，往上连接皇宫，往下连接民间，因为他就在胡同里，就把很多世俗的生活带进了王府。王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枢纽，我希望能够以此还原更多中国传统生活方式，研究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通过研究，徐文治发现，恭亲王的诗里有很多关于插花的作品。溥心畲的父亲载澂的书里写了更多关于插花的作品，甚至有插花技法的叙述，比如有一个和尚教给他应该怎么插花，花应该怎么保养。“溥心畲的夫人给我讲了很多溥心畲插花的事情，告诉我他为什么画这样的画。老太太讲他在杭州看见水姜花，就会摘下来插在瓶子里，画一幅水姜花，还写了《水姜花赋》。当时我们关注的是绘画，等到我后来再去研究瓶花的时候，才知道远远地有

一条脉络在那，好长时间以来我其实一直在关注它，只是没有深入系统地去研究。所以现在传统中式生活研究所着力去探讨插花，研究恭王府的插花是什么样子的。”

“你找不到一门艺术，能像瓶花一样，涵盖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因素。”徐文治解释道，瓶花艺术包括瓶花自身对诗和绘画的借鉴；包括中国文人居室的环境，比如瓶花的台座、家具，以及墙上悬挂的书画；包括中国文人对万事万物的理解和他们的审美观。瓶花仅仅是文人生活中非常小的一个点，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切片，通过这个切片我们可以了解中国文人所处的外部环境，以及他们内在的精神世界。

如今，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越来越被看重，各种国学班悄然兴起。而在徐文治看来，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方面，瓶花是比背《三字经》《弟子规》更有趣的一种途径。“四时、节气、节日、居室环境、书法艺术、绘画艺术、空间布置、家具、器具、植物……除瓶花外，找不到一门艺术能涵盖那么多的点。我希望通过瓶花，深入中国传统文化教育，让现代人在动手插一瓶花的过程中，慢慢体悟到传统文人是怎么生活的，传统中国人是怎么思考问题的，传统文化的兴趣是如何慢慢培养起来的。有兴趣的基础再去读书，再找到你的兴趣，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。”徐文治说。

“虽由人造，宛自天成”

日本“未生流笹冈”家元笹冈隆甫在《花道》一书中说：“花道入门最初学习的是‘型’，即前人总结的花艺设计图。按照设计图组合排列的话，任何人都能做出美丽的插花作品。”与日本花道讲求模仿老师的“型”不同，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内心情感的抒发，瓶花亦然。

徐文治说：“日本人的插花是通过枝条模仿大自然，模仿出来就成了定式，忘了大自然是什么样子的。中国人对大自然的认识是天人合一，我们时时刻刻都在模仿大自然，取法自然，从内心出发，‘虽由人造，宛自天成’。”徐文治说。

中国传统的瓶花不是在表演技法，它是把所有东西糅合在一起呈现出来的这件作品和人的交流过程，是个人的感情、情绪、审美等内在的外化。因此，插花的花材、器具并不需要多么讲究，用我们身边的矿泉水瓶、玻璃杯、马路边的小野花、狗尾巴草一样能插出好的作品，“重要的是你的心态，插花是你的心态的展现，是你的审美和素养的外化。”

因此，在给学生们上课时，徐文治从来不让学跟他插一样的花，他会帮助学生把所感所想变成一件艺术品，从学生的喜好出发慢慢提

高他们的审美，“在尊重植物本身特性的前提下，你可以完全自由地发挥，这就是我们开放的中国文化”。

中国瓶花虽然没有日本花道固定的程式，但不意味着它没有标准，只是这个审美标准是非常模糊的。高濂在《瓶花三说·瓶花之宜》中说：“俯仰高下，疏密斜正，各具意态。”徐文治诠释“意态”为“生趣”，即表现植物自然生长的姿态，这是最起码的。在生趣的基础上，如果能表现出插花者个人对这一枝条的生命的感悟和取舍更好。最高境界则是加入审美的眼光，将插花提高到艺术的层面。南北朝时期，谢赫提出绘画“六法”为中国古代绘画的最高标准，第一法就叫“气韵生动”，徐文治认为插花也是如此，整件插花作品达到“气韵生动”是中国瓶花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。

中国瓶花与传统诗歌、绘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徐文治认为，中国瓶花的趣味，就是中国传统诗、画的趣味，瓶花是文人审美的一个延续。中国文人对世界的认识是一个诗意的认识，绘画讲求诗意，插花也讲留白，讲意趣。

欣赏徐文治的插花作品，便能感受到袁宏道所说的“不可太繁，亦不可太瘦。多不过二种三种，高低疏密，如画苑布置”。但徐文治也提到，现在很多学者研究敦煌壁画里的花，称其为插花的雏形，他认为这毫无意义。他说：“绘画是加法，插花是减法。绘画是平面的，插花是立体的。插花必须在枝材的现实的枷锁里面去发挥，它比绘画更难。我们说插花像绘画，接受的是绘画的审美，如高濂所说‘得画家写生折枝之妙，方有天趣’，但是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。”

对于当下的审美教育，徐文治则认为有所缺失，“我们毕业了，可能并不知道什么样的绘画是美的，什么样的书法是美的。很可惜我们在求知欲望最旺盛的时候没有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。即使背古诗、古文，还是在进行知识的储备，没有上升到审美的层次。有一个朋友给我看过一本西方小朋友看的绘本，讲舞蹈演员怎么排练怎么受伤，但他所有的插图都用德加的画，把德加的关于跳舞的画编成小故事，无形之中就让小朋友们看到了最优秀的画家的作品。而我们现在的绘本很多粗制滥造，画这些绘本的人艺术修养达不到大师级的水平。所以我一直想用名家的画来编绘本，好比《小蝌蚪找妈妈》，故事还是那个故事，但小蝌蚪、青蛙、鸭子、马、小溪，全用齐白石的画来配图，寓教于乐之中建立一个审美标准。”

生活的一个“小水珠”

传统插花如果不能融入当代生活，就必然要面临被抛弃的命运。“生活艺术化”是徐文治最近几年关注的一个课题。他说，表面上谈的是生活艺术化，背后支撑它是艺术如何化入生活里。从插花来看，就是说如何让插花艺术地进入生活环境中，把我们的生活打造得更好，“插花是生活的一个‘小水珠’，但它反映的是生活审美的所有的追求”。

现代家庭装修风格各异，有欧式的、中式的、美式的、日式的等等，各种各样。如何让瓶花进入我们的生活空间呢？徐文治在不同的空间里实践，让瓶花进去。“你不能光在一面空空的墙上插上花，因为你家没有那样的墙，你家就是沙发电视，那它能不能进去？如何进去？”徐文治在采访中不同的生活空间搭配什么样的插花作了一番分析，如客厅适合摆放一些大型插花，书斋或茶室等小空间适合摆放矮而小的插花。

近来，徐文治关注的是如何让插花融入现代人的办公室，他说：“很多人每天待的最多的地方其实是办公室，但是我们往往是匆匆忙忙干完活就走了，没有好好享受在办公室的八小时。如何用插花把你每天都要面对的这个空间打造得更好，富有情调，是我们下一步要探讨的问题。”

如今，“周一花”流行，很多年轻人加入到了每周收花、插花行列。尽管此花非彼花，徐文治却把它当作了一个很好的市场调查，“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喜欢花的，我们不可能每天去市场买花，如果有人给我们送来的话，我们是非常乐意买单的。但是它做得不成功是因为价钱压得低，所以你收到的花只